

5月28日，中国当代著名剧作家、杂文家、辞赋家魏明伦去世，享年83岁。魏明伦，传奇色彩甚浓，不论是早年从艺，威震川南，还是所撰剧本“连中三元”，抑或是转战杂文圈、商界、影视行业，均引一时之狂潮。无论哪一段，大抵逃不开一个字——“鬼”。

做戏，人小鬼大；编剧，神工鬼斧；行文，鬼神莫测；为人，爱听秋坟鬼唱诗。开风气，引狂潮，走新路，被称为“巴蜀鬼才”的魏明伦喜变，也善变。

“我确实善变。但事实上，我的每一招都没有脱离人间烟火，每一部戏都力图正视世间波澜。”“鬼才”最喜人间事，很显然，说这话的魏明伦熟谙“变与不变”的辩证法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子扬 视觉中国供图

快写人物



扫码看视频



魏明伦

魏明伦：“鬼才”最喜人间事

人小鬼大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，不管是为文还是作艺，常带着一种独特的“鬼气”。

像著书立言，要推李宗吾，自流井土生土长的老川人，最通人性幽深，鬼眼看人，方能写出《厚黑学》《厚黑丛话》这样的东西。

像写文章，“蜀中五老”每一位都极尽潇洒，特别是前阵子仙逝的马识途，笔风都有股子近乎鬼魅的风流。

就算是做流行音乐，川渝地区的厂牌也偏爱阴暗诡异、冷酷迷幻

的Trap，放眼全国范围，还真的独树一帜。

聊远了。魏明伦是“鬼才”，少小就沾着“鬼气”，尤其是七八岁登上了川剧舞台，写满了人小鬼大的往事。

说个事儿，还是小孩的魏明伦，有一回唱《空城计》，几个剧团合着演，按当时的腕儿来排，他应该演男一诸葛亮，差一点，也该是男二司马懿。

结果名单一挂出来，他一个没捞着，只能去演司马懿的儿子，也就是司马昭。魏明伦当然不服，认定是有人捣鬼。

他策划了一次反击。

在台上，原本只有三句词的他，临场改词，一共唱了二十多句，把诸葛亮要说的内容，包括司马懿要讲的内容，全改成了自己的词。

唱主角的词，让主角无词可唱。

一番操作，博得下面满堂彩，虽然犯了梨园行的大忌，被父亲打了耳光，但是他心里很得意。“那时候看得出，我还是个性比较强。”

就这个事儿看来，早早学艺的魏明伦想来没少挨父亲的揍。

戏成泣鬼神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魏明伦写就剧本《潘金莲》，这是一部极叛逆、极实验的作品，暗藏着作者天才的表现欲。

怎么说？只看名字，多半以为此作还是变体自《水浒传》或者《金瓶梅》，老生常谈。

可事实上，魏明伦呼风唤雨，招来了施耐庵、贾宝玉、武则天、安娜·卡列尼娜，古今中外，牛鬼蛇神，一锅乱炖。

戏呢？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只说潘金莲、安娜·卡列尼娜、武则天三个女人同台，就值得玩味。

安娜是托翁的人物，带着自我毁灭的救赎，所以戏里面她劝

潘金莲一起卧轨，或者不妨死得更中式一点，服下砒霜。武则天是另一个极端，她给出的意见，是让潘金莲杀伐果断，“休了男人”或是“杀了男人”。

看到这里，人们恍然发现，这部戏有多少荒唐言，就藏着多少辛酸泪。

可谓笔落惊风雨，戏成泣鬼神。

事实上，在这部《潘金莲》之前，《易胆大》《四姑娘》《巴山秀才》三部作品早已名动业界，均斩获全国优秀剧本奖，“连中三元”的美名广传。

一时间，魏明伦走出四川，成

为中国戏剧界的中坚力量。吴祖光、曹禺、巴金等大方之家，都对这位后辈欣赏有加。

比较有意思的是，魏明伦写戏，但不局限于传统戏曲领域，很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。比如，电影《变脸》，无人不知。

《变脸》是杰作，导演吴天明的镜头本来就深沉，带着思考的凝重感，恰好，可以承载魏明伦的济世情怀，相得益彰。

两位大师级人物奇妙碰撞，流露出来的人文色彩、忧患意识，放眼今天的影坛，依旧是难求的奢侈品。

人间语，鬼唱诗

所谓“忧患”二字，其实充斥着魏明伦的杂文。

魏明伦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杂文的，他的《文学与自我》引发文坛轰动。

人们赞魏明伦的文风叫“敬仰董狐笔，追随鲁迅风”。

董狐，直笔嘛，写的都是真话；鲁迅，很深刻，怒向刀丛觅小诗。

魏明伦笔耕不辍，作品很多，这里举两个例子。

头一篇，《仿姚雪垠法，致姚雪垠书》写在1988年7月，天气热，火药味也浓。

魏明伦的笔法是滑稽的，带着戏谑的味道，但是对写到的人和现象不留情面。这很鲁迅。

有意思的是，多年戏曲功底在撰文时发挥了作用。你能轻易从这篇杂文中品出《花子骂相》《张松讽曹》等传统戏的味道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

第二篇，《半遮的魅力》，这就很“董狐笔”了，通篇在谈“半遮”这个现象，“求全不如半字好”这个事儿，魏明伦看不惯，他要写出来。

而且，写下的东西并不是空口发牢骚，而是鞭辟入里，反求诸己，魏明伦曾聊到自己的文章叫“宁可退回全尸，也不愿苟活半条命也！”

其实除了董狐和鲁迅，魏明伦的行文还很有蒲松龄的影子，因为鬼眼看世界，眼里全是对人间的热爱和不舍——真可谓“鬼才”最爱人间事。

1993年，魏明伦将自己的杂文结集命名《巴山鬼话》，一个“鬼”字，境界全出。

他在自序中写道：“写戏是有心栽花，作文是无意插柳；偶尔到文学界客串几场，数量甚微，就那么几板斧。只求少而不粗，短而不浅，从内涵到形式皆斗胆独树一帜鬼帜。”

想到当年王渔洋给蒲松龄寄的句子：“料应厌作人间语，爱听秋坟鬼唱诗。”

这句话同样适合放到魏明伦的身上。多年前，他曾这样解释这个“鬼”字：“常人说人话，我就说鬼话。有时候，人话不一定是真话，我的鬼话，也许有一点真话。”

现代快报+ 新媒体品牌矩阵展播



书香江苏

传递阅读的力量



扫码了解书香江苏